



沈氏學說卷之十

攜李 沈堯中

編

經籍上

五經總論

易

易兼圖書

太極

先天後天

易統于乾

易主象

易具萬象

先天相對

後天反對

易有互體

太卜三易

三墳

書

中星

殷人立嫡

微子不歸周

洛書非洪範

墳典索丘

今文古文

汲冢周書



詩

風雅之別

王風非降

鄭聲入樂

詩序不可廢

詩與易同

風雅正變

齊魯燕趙

詩多殘缺

詩貴取義

經籍上

五經總論

道統之在天下由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不至沒沒者經是已經雖有五其統則一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而周公得之禮孔子得之春秋經合則統合經分則統分故孔子之刪述非五之蓋一之也秦漢以來各經註疏無慮數十家獨邵子有皇帝王霸之配而亦泥於古今升降之運是猶未知孔子之意也余合五經而臆之迺知易書詩禮春秋數聖人之統系在焉一世而爲易二世而爲書三世而爲詩四世而爲禮五世而爲春秋猶祖宗父子之嗣續而不可紊也猶根幹枝葉之繆續而不可析也學者不志於道則已未有志道而猶株守專經者惟能以一而通五合五而爲一斯於孔子刪述之意爲無負云

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卽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上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

沈氏學強 卷十
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
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
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
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
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
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易兼圖書

孔子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通指作易不言作範下章亦言包犧而
不言禹劉牧謂伏羲兼取圖書不其然乎

太極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先儒圖解有自上而生下者有自下而生上
者有斜生橫生兩自兩四自四而不相融貫者今
爲攷定中爲太極左奇爲陽右偶爲陰是爲兩儀
奇外加奇爲太陽奇外加偶爲少陰偶外加奇爲
少陽偶外加偶爲太陰是爲四象太陽外加奇爲乾
偶爲兌少陰外加奇爲巽偶爲震少陽外加奇爲

巽偶爲坎太陰外加奇爲艮偶爲坤是爲八卦此
外依次再加乾外加乾爲重乾加兌爲夬加離爲
大有加震爲大壯加巽爲小畜加坎爲雷加艮爲
大畜加坤爲泰兌外加乾爲履加兌爲重兌加離
爲睽加震爲歸妹加巽爲中孚加坎爲節加艮爲
損加坤爲臨離外加乾爲同人加兌爲革加離爲
重離加震爲豐加巽爲家人加坎爲既濟加艮爲
賁加坤爲明夷震外加乾爲無妄加兌爲隨加離
爲噬嗑加震爲重震加巽爲益加坎爲屯加艮爲
頤加坤爲復巽外加乾爲垢加兌爲大過加離爲
鼎加震爲恒加巽爲重巽加坎爲井加艮爲蠱加
坤爲升坎外加乾爲訟加兌爲困加離爲未濟加
震爲解加巽爲渙加坎爲重坎加艮爲蒙加坤爲
師艮外加乾爲遯加兌爲咸加離爲旅加震爲小
過加巽爲漸加坎爲蹇加艮爲重艮加坤爲謙坤
外加乾爲否加兌爲萃加離爲晉加震爲豫加巽
爲觀加坎爲比加艮爲剝加坤爲重坤是爲六十
四卦六十四卦在八卦之內八卦在四象之內四
象在兩儀之內總在太極之內先儒知太極之爲
中而未嘗圖之爲中太極圖自上而生下先天圖

自下而生上若乃旋爲圓圖爻象自内生外艮三
爻二偶在內一奇在外震三爻一奇在內二偶在
外其式仍用橫圖卦畫作覆碗仰盂之象則非矣
先天後天

先天後天皆出伏羲羲造六書作甲歷辰字從震
震居東可知巳字從巽巽居東南可知申字從坤
坤居西南可知豈待文王而後有耶况周易乾坤
坎離皆從先天僅有帝出乎震數句乃主後天故
謂伏羲先天文王後天者謬也

先天方位與後天不同後天是橫布先天是縱布
故經世云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冬
至起子中歷小寒大寒立春共四氣震主之雨水
起寅中歷驚蟄春分清明共四氣巽主之穀雨起
辰中歷立夏小滿芒種共四氣兌主之夏至起午
中歷小暑大暑立秋共四氣巽主之處暑起申中
歷白露秋分寒露共四氣坎主之霜降起戌中歷
立冬小雪大雪共四氣艮主之六子用事此之謂
也

後天自先天變出乾之二爻與坤之二爻互易則
乾變爲離坤變爲坎坎之一爻與離之三爻互易

則坎變爲兌 巽變爲震 艮之二三爻與巽之二三爻互易則艮變爲乾 巽變爲坤 震之一二爻與兌之一二爻互易則震變爲艮 兌變爲巽 故謂之易

易統于乾

乾雖與坤相對地乃天中之一物地之上中下皆乾也不獨此也乾與坤合爲乾 兌與艮合爲乾 坎與巽合爲乾 震與巽合爲乾 故曰乾以君之

易主象

考索乾道無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無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無形之理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

易具萬象

鄭夾漈曰宓戲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皆不係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於易而爲之卽離之象而爲網罟卽渙之象

而爲舟楫卽乾坤之象而爲衣裳卽大壯之象而爲宮室可也至夫子又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盡六十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言者泰否也有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者井鼎有以形者噬嗑有取名於畫者剛浸長爲二陽之臨柔浸長爲二陰之遯有取名於字者咸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之咸兌悅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爻之動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剛反動於下故謂之復有二卦之象者如水上火下爲旣濟水上山下爲蹇卦之名不一夫子必欲以八者之象而盡之使皆明出地上晉地中生木升山下出泉蒙火在天上大有可也而震坎爲屯爲解則曰雲雷屯雷雨作解震離爲雷電豐亦爲雷電噬嗑蓋爲雲爲雨者屯解也欲明屯者難之未解故謂之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易爲雷雨豐取象於明以動噬嗑取義在於頤中有物皆不在於雷電故均謂之雷電不以上下別也以至坎下兌上而爲困分明取於澤中有水今日澤無水困蓋非無水不足見困之義雖以有爲無亦可也聖人之言象如斯而已矣何嘗泥於一象而不可通哉故

頤中有物謂之噬嗑而日中爲市亦取之噬嗑飛
鳥之象謂之小過而杵臼之制亦取諸小過貞爲
龍而震亦謂之龍坤爲馬而乾亦爲馬是知不可
以一端求一節取也大抵易具萬象不特如繫辭
所述十三卦制作而已如井田之法取於師封建
之法取於比禘祫之禮取於觀作樂取於豫宗廟
取於渙觸而長之易具萬象則一卦不止於一象
如此可以類推矣

先天相對

考索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故先天之易兩兩相
對圓圖乾與坤對自乾坤而生者夬對剝大有對
比壯對觀小畜對豫需對晉大畜對萃泰對否兌
與艮對自兌艮而生者履對謙蹇對睽漸對歸妹
小過對中孚旅對節咸對損遯對臨坎與離對自
離坎而生者師對同人蒙對革渙對豐解對家人
未濟對既濟困對賁訟對明夷震與巽對自震巽
而生者升對無妄蠱對隨井對噬嗑恒對益鼎對
屯大過對頤姤對復方圖自下而上序如橫圖自
西北之東南乾之坤東北之西南泰之否縱橫錯
綜亦皆相對天下之理有剛必有柔有進必有退

有善必有惡六十四卦皆歷三十二位而變而其
機則在坤復乾姤之間復至乾陽自少而多極於
乾則一變爲姤矣姤至坤陰自少而多極於坤則
一變爲復矣坤而復乾而姤乃陰陽變易之機得
其機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進必思退吉必慮凶
可以體常盡變先天之學其明天道以驗人事之
幾歟

後天反對

考索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
反對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
乾坤坎離頤大過也反易者十二屯與蒙需與訟
師與比小畜與履泰與否同人與大有謙與豫隨
與蠱臨與觀噬嗑與賁剝與復無妄與大畜是也
下經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與恒
遯與大壯晉與明夷家人與睽蹇與解損與益夬
與姤萃與升困與井革與鼎震與艮漸與歸妹豐
與旅巽與兌渙與節既濟與未濟是也乾坤坎離
固不易艮震合而爲頤震艮合而爲小過巽兌合
而爲中孚兌巽合而爲大過亦皆不易也八卦雖
不易乾盡變則爲坤坤盡變則爲乾坎盡變則爲

離離盡變則爲坎頤盡變則爲大過大過盡變則爲頤中孚盡變則爲小過小過盡變則爲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反泰爲否反隨爲蠱反晉爲夷反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反遯爲壯反蹇爲解反損爲益反困爲井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特在一轉移之頃爾後天之學其明人事以贊天地之妙歟

易有互體

洪氏邁曰易繫辭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蓋中孚

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也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

卦巽下乾上故九二者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

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顛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于震巽離兌之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皆可推也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

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
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日羝羊觸藩羸其角
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
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
六得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
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蹇
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
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
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
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
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
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
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夫六三將出
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
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
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太卜三易

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
貞註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
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

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
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
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
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孔
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
也

筆乘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
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干
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
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
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
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
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然則
古有其名而夏殷因之歟

三墳

周官太卜所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宋元豐中所出
三墳山墳連山伏羲書氣墳歸藏神農書形墳坤

乾黃帝書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篇夫
伏羲自有八卦安得以君臣民物陰陽兵象爲言
歸藏卽坤乾也又安得析而爲二乎假合妄撰亦
不經之甚者

書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書典謨訓誥凡百篇命
之曰尚書以授弟子遭秦焚滅其孫惠暨博士伏
勝各藏於屋壁漢文帝時伏生年九十餘僅記二
十餘篇蓋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
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
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文帝使晁錯往受
其學武帝時又得僞秦誓一篇至魯共王治宮室
壞孔壁得所藏書皆科斗文孔安國以所聞伏生
定其可知者更隸古書多伏生二十五篇爲古文
尚書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
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篇武成
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
命是也又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盤庚爲三篇并
小序凡五十五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不

可知者悉上秘府如小序所云汨作九共九篇蒙
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
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
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噐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
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九四十二篇是也安
國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所行獨伏生二十九篇
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然是時諸儒知有古文
尚書遂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
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
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以求合於孔氏

之數其後弟子樊並謀反其書遂廢後漢杜林自
謂得古文尚書賈逵爲訓馬融鄭玄作傳註然其
所傳惟二十九篇非孔舊本故鄭康成註禮記杜
預註左傳趙岐註孟子遇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
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迨東晉皇甫謐獨得其書
轉相授受至梅賾始爲奏上時闕舜典一篇齊建
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比鄭所註多曰若稽
古二十八字自是古文行而諸家並廢或疑安國
所傳較伏生反平易小序淺陋安國序亦非西京
文字遂目古文爲僞書竊謂科斗文字且多磨滅

豈無一二潤色然而大義不可易也序文真偽姑置之

中星

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僉曰歲差而然非真歲之有差也天行日過一度微有不足愈久愈差自元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三宮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三宮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

殷人立嫡

金氏履祥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取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微子不歸周

金氏履祥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誓紂而初

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脩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

縛銜壁衰經輿視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
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襯使奉有
殷之祀示不絕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
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
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
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比干
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
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
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
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
則異曰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
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
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
不辯

洛書非洪範

王氏禕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

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
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
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爲河
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
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
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是也遂皆
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
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
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

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
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
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
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
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
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
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
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
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
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

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

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以人而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

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
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
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
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
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
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
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
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
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
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
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旣疎且遠乎而况九
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
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
顛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濟
於庶徵之恒賜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
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
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
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
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
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

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斃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教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卽九疇之叙者也益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九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

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
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
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
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
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
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
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
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
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
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

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
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
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
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
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
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
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
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
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
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

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

位之所若合將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全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墳典索丘

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左史倚相猶能讀之八索八卦也九丘九州也知此則三五之數必有所指孔安國謂三皇書爲三墳五帝書爲五典非也安國又謂孔子黜八索除九丘自今考之繫辭所載無非八索之理小序有九共九篇古篆共與丘顛又九篇共一序其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伏生大傳篇目亦有九共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意九共卽九丘也

今文古文

漢唐古今文不同漢古文乃孔壁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古文乃漢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俗書

也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註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噐服序在卷末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其篇目比劉向所云僅闕其一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周禮行人註引王會左傳註引千里百縣馮衍傳註小開篇司馬相如傳註王季宅程皆見此書故多信之不知各傳註所引周書乃劉向所云之書厥後周書不全後人采書所遺并各傳註增益成書其間職方采之周禮諡法采之左史自是斐然其餘摭拾尚書數字敷衍成文殊無意味又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又謂俘商寶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詩

周禮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今詩止有風雅頌而賦比興則篇篇有之若曰風之內有賦比興而雅頌如之云耳第之爲一二三四五六則妄矣

風雅之別

國風者國之風也王城亦有之故王列于諸國之中非以其東遷而貶之也然非止于周之東也在文武時則爲周召在成王時則爲豳周召以地言非以人言豳蓋借之爲言而非豳人之言也然周召豳俱周詩而周召曰南何也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故季札以爲始基之矣然皆假借閭閻之口故謂之風雅則出于卿大夫士其體與風不同非天子與諸侯之別也故小雅之賓筵大雅之抑亦皆諸侯之詩然曰小曰大非謂政有大小也雅者正也小之云者猶未純于正也故札以小雅爲周衰大雅爲文王之德

王風非降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制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亦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卽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卽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况

詩與春秋皆經大聖人之手春秋尊王詩乃降之
寧有是耶

鄭聲入樂

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爲之歌二南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唐陳鄘曹雅頌則知邶鄘以下皆入周
樂夫子荅顏淵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
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則知鄭亦入樂但其淫
聲易以亂雅故欲放之此爲萬世立法當是時詩
備列國不可得而獨廢也且所謂淫者亦如濮上
靡靡之音耳朱子泥于聖言多指爲淫奔之詩而
後之儒者則又改爲刺淫奔之詩今攷詩序首句
無淫奔字序下演文亦僅指蔓草溱洧二詩而槩
以爲淫可乎

詩序不可廢

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人不
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
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
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
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
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

若總序一篇相傳出于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
之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
文况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
之政有小大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
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詩與易同

詩與易同君有君用臣有臣用關雎鵲巢后妃夫
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主
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
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由是觀之古人取義多矣
周召未必盡美鄭衛未必盡刺而槩以律之可乎

風雅正變

風雅正變大序原無所指先儒以二南爲正風十
三國爲變風文武成康之詩爲正雅幽厲之詩爲
變雅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
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其詩雖美而必以爲
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詩文中子信
之程朱亦因之他可知也

齊魯燕趙

鄭夾漈曰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

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青人黃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傳于世也

詩多殘缺

古天子巡守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諸侯入覲亦采

之以貢天子春秋之時尚一百四十五國今詩十五國耳說者謂宋王者之後魯用天子禮樂故不行巡守巡職事然而王城之內何以采之滕薛邾莒姑無論已燕與號皆大國也則又何說之辭愚意周之盛時凡在巡守述職之列者皆有詩而後失之耳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亦不過稍復季札之觀秦火之後益又可知春秋時趙衰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誦祈招宋公之賦新宮而今皆闕焉則詩之逸者多矣又如偏其反而素以爲絢孔門旣已稱之而不見三百篇中豈其復刪之耶况多錯簡恐今之經未得爲孔子之全經也

詩貴取義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旣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荅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

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
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
後世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
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
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
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
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
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
採之詩如詩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丘
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
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
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
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
間巧咲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
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 子路
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
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
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有聞不已
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
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



